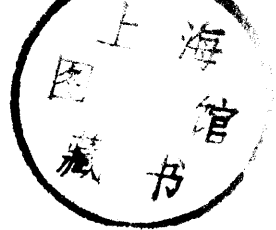


20385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956B



155199

唐劉肅撰

唐新語

上海蔡光社藏版

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尙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宣莫殊述文刪落其繁蕪丘明招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邇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謗訕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歷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新語聊以宣之間卷豈敢傳諸奇人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園丘之月序

唐新語序

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尙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全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馮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疎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姦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而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文直而事備固文瞻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昇堂而入室矣蔚宗紉公才而探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迨文容身遠害既乘直筆空素舊章自茲以降漸以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著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

禮樂爲癡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悅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尙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畫賤狙詐也刊淫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略抑未也理國者以人爲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唐新語卷一

唐 劉肅 撰

匡贊

杜如晦。少敏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已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則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

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泣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勅令陪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

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殷周。用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于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列。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之較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遣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悞。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

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繆。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問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遠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則天朝。默噉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

方辭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革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瑒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瑒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瑒曰：臣亦謂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無及矣。瑒與張昌宗同供奉官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瑒。瑒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瑒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瑒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繼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瑒之謀，乃召瑒問。瑒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瑒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乃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尙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必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立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徃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立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恃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立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

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歸徃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靖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位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

奏。公主聞之。大怒。立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援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頌。神龍中。遷給事中。并修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頌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尙書而薨。及葬日。立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頌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引變。故能成天下之務。頌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立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之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崇會於行所。立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

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邇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權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汰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遂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已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歷律。以敬授人時。封泰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尙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或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尙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

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抱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矣。詞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客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添。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投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旣表斯文。宣室餘談。冷然在耳。玉殿遺草。宛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僕。遵往棧之禮。可贈太師。賻物玉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與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思眇。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份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菁莪。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

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諷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尙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之。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廷。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衰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憇渭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渭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宮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

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恐上之荒于田也。因獻詩章以諷之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翺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豈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唐新語卷二

唐 劉肅 撰

極諫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日。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鷁。雜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年丁。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選納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高祖卽位。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禮部尙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

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工。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廓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世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于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荆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

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後。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于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石可用。不宜焚灼。諸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允敷四海。太宗曰善。賜綵三百疋。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

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尙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尙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嘆者六。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帛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幸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

僱取人豈無無煩擾之異。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搖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未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幸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畧求之故。

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尙便。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侍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麗。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理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重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

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宗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故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議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

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唐鼎焉。

同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常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疎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詔人。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於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川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於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

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一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諛。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明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跡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贓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犯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錄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乃徇贓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道。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書諫請復子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

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宋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將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子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旣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書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從之。因而擢澤。拜監密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鵝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鴈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待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鵝鵲鵝鵲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氣稜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

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少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閒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吾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令。即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之心。暴于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玄宗曰。卿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焉。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柑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馮承威。賚璽書。召祿山曰。朕與君修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上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

月九日。反于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冰至。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心之誠。則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衛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辨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雕鷲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嘗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

臣盡命之秋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丞理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鸞鳴於獻歲。蟋蟀鳴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冶客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興共清。忠臣將

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陽水獲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尙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廷諍。爲皇甫文所搆。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懽懽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搆。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籍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張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丞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

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臣乃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紱。臣以部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不使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臺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勝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馳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姚鑄。遽傳詔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主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

斯須時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直。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平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遣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

以告者。環乘車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僧俗皆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爲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卽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階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悉流遠惡州。矩後竟爲薛師所搆。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註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永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註誤他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註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環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環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環而理普思。應

對頗不申。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則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亡家。傾軛絕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叙。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胡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並不能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

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尙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族。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尙書從此而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詳解褐藍田尉校。因爲考錄事叅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糾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褒貶耳。使祥策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按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楊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

勝哀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刺史。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廓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閨門。豈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設以獲譖。流放嶺南。亦爲幸也。

唐新語卷三

唐 劉肅 撰

公道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椽。太宗深器重之。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爲藁城令。

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泣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爲之辭。得

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立理。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子師之。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世充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朝。太宗引爲文學館。使闔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貴。立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尙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於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卽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且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卽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聞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寶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頗方直。靜甚不悅元楷之爲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旣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爲不便。又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立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削。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劉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已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已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詈之曰。癡漢克已。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官司。令拜表。羣臣但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卽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旣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旣奏。求禮歷階而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璿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璿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璿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

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尙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宮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差，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夫，未遠。御輪之聲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黜辱衣冠。而乃延首覲顏，重塵清鑒。九流選叙，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渥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誥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誥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止竟爲昭德所繩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于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亡。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晏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

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燕。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憚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曰。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一食者。臣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秘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卒削相王輔政詔。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

均養鵬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立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立宗素服俟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恤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唯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是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頒行。立宗深納之。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絳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

葬。今若依繇所請。却耐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立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鈺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立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主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果爲宇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棲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卽判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連表薦已。肅宗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裴冕。潛爲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爲也。復命奏之。上大

悅。

清廉

李襲譽。江淮俗尙商賈。不事農業。及襲譽爲揚府令。引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漑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勒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爲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禮。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汝豈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蒞咸有政績。煬帝

以其儉素。考爲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左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尙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畧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立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主。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歔。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嘆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作叛逆。作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廷。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旣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間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廷爭。以炎忠鯁。無

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過。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退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詔侍中。頻乞骸骨。欲許之。初日知將作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尙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者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

道。任河陽作。與謙有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之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作。聞者莫不欽尙。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愨。爲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納。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廓廟周材。訐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李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籛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儻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來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齋。憫其貧乏。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頌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

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賊汚者多。乃以免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唐新語卷四

唐 劉肅 撰

持法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府椽。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進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

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特爲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米。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聳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旣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

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侯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鞠。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審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栢，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行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栢而殺之。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栢，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卒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

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雖乏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堪。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塔泣涕不自勝曰。

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城。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城外戚榮貴。奏請迴已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較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簡起於安子。秦用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閭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搆。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畧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曰。你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物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

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汝無自悔。行茂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卽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茂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告者。而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

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以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披。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案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徃徃召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冤。滯何所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

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諮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所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肴以酹之。觀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縣。備櫓櫓歸之。故鄉征人。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微。憑恃岑羲親姻。頗黷于貨。殿中侍御史卒替否。按之。羲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曰。少微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侮王法。少微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辰府錄事闔楚珪。望授辰府參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駙馬。所有奏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死。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下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且臥拜。時人推其強直。

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王。及太宗卽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有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

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勝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先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先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屬時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郭齊宗大怒。囚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

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編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夫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冑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止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卒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蕃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不革以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漆。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

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敵渠。以避海難。餽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立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誑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曰。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誑誤。表奏。特勅配流豐州。諸囚次于寧州。寧州老耆。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女耶。相携哭于碑側。齋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歛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將謂汝南悖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

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網理之也。自天兵暫臨。其乘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尙方斷馬劍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爲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舉代莫與爲比。

章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泣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餘。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解字學堂館舍堤橋。並是

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什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興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不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

伺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置石。致和戎城。北界積中。置白停軍。控其要路。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一金易數十斛。軍糧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唐新語卷五

唐 劉肅 撰

忠烈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刃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

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件士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瘦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有之。有奴賊帥張貫。問達曰。汝識我不。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妻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

死。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

屈突通爲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纍。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尙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太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帝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深感汝忠也。卽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於幕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立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祿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食

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訥謂曰。八郎今日始臨萬仞間。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易之等。遷則天于上陽宮。柬之勒兵于景運門。將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

曰。主上疇昔爲英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以自致耳。今日事勢旣爾。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旣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立武門。千騎王歡喜。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縣。爲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崇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睿宗皇帝卽位。悼太子殞身殉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魯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枉羅搆間。因於讒嫉。莫顧鐵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杼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再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徃者則

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曰：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搆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節義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時，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尙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任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尙書左丞。周齊王女嬀居，綱以故吏，每加

瞻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父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真謂忠烈之士也。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官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勛。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甯嘉勛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果有蒲桃。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

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因賜帛百疋，以市甘珍。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酬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耻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

已歿。毀瘠過禮。更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讎。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墮。旣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搆。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尙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諲欽陵戰于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

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護襯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部尚書。諡曰悼憫。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少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闔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于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竟解衣投于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救獲免。

崔希喬。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于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有如鷄子。數日鷲毀鷓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嶺州都督。有告其賊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瑄琇於東都侯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史所得。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讐。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瑄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免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殺人期于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不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瑄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之人所發。作疑冢數所焉。其爲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唐新語卷六

唐 劉肅 撰

友悌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熟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一牀而已。服除。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搆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悼惜之。元常祖慈明。季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

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慈明日。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一被罪。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致。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尙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相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

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立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常棣花重發。鷓鴣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爲讐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以當罪。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喪。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立宗嘉而有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王世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而卒。

舉賢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服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

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名氏惜不傳。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素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豈非孝順。賞資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動畧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嗟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

追悼之。後謂房立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告東宮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客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卽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

寵者。迺於行在。太宗喜悅。問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豎儒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自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賀者輒曰。今日也。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岑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盡能知。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祖子也。高祖崩。毀瘠過禮。恒衣

布衣。亦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諸請依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慙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獨否。太宗召官之。卒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

隨宏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儒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宏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宏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嚮。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形於四海。是知孝德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畧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迨。宏智對曰。昔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

二百正。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載。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尙。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就玩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奕任異。少孤。長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尙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

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趨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責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尙書。闔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謹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視濟等相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願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宦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

參選。引注之次。濟遠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叙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贊令。與佐官均分俸祿。案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而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搆。左授高要尉。王陵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陵曰。魏公且全矣。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恐見子之狼狽也。陵曰。魏公忠而獲罪。陵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由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思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供職。後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志州參軍。

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甚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原蠶繭獻。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徃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相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

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呈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陟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搆。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陵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

之。陵終不遣。湜又切逼陵遣幽求。陵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不全。謂陵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陵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陵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和古崔瓌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歟。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卽未仕。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之謝曰。士感知已。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卿丞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

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已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庭之事。陛下過驢。引臣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卷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尙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耀。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年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闕。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誥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兄弟中書。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義。

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唐新語卷七

唐 劉肅 撰

識量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形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弟驚喜。以報伏伽。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尙書令史。旣官達後。伏伽譚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旣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雅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吊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耻。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郟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爲以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齊衰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忝讌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峻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理。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死生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獄。賢於張釋之。其畧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

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膳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

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得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訛。兼爲之注。先朝雖加錫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內人。天平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甯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中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

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廷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无忌。林甫嘗竇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欵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構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希爽。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雲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尙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尙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尙書古之納

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玉帛可也。尤不可裂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尙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廷議矣。

崔善爲明天文歷算。曉達時務。爲尙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搆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勳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及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裴立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立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立本戲曰。僕射病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立齡。立齡笑曰。裴郎中來。立齡不死矣。

劉童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藺謨爲留守。輒後數百人。修宮內。劉童謂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謨拒之曰。別奉進旨。童奏之。詔決謨二十下。謫嶺南。童後因他事。左授臨胸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謨已爲司農卿。知出納。謨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惡。乃召倉吏謂之曰。劉待御頃在憲司。革非懲違。令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更無所問。時人賞謨忠恕。劉名靈童。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聞有所異也。後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料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諭。便令棄竹於江。

中。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察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尙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捐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訛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念。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夫。專總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

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吾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揚再思爲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案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足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賜宰相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鍊之。醫請將歸家鍊。子弟諫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誠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不至。矧有猜責。豈可得乎。

知微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

下寧宴。論者以爲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畧。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通以爲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爲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爲唐宗臣宜哉。

李靖旣平突厥。傾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爲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爲不可。曰。密邇郊圻。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徙者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爲盜。以李密爲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餓。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譚諶無倦。及平武牢。獲

戴胄。亟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勤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左僕射。君集爲兵部尙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于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鞫。問且將貸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歔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日藩邸。早承羈縶。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切。奇鋒高論。徃徃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

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寶。屬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敗。入王世充。程叡金謂叔寶曰。充好爲咒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捐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三萬餘人。俘獲牛馬千餘萬疋。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許敬宗爲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鑿輿不復更東矣。自十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匹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

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真常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概輔儼爲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聲旣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爲則天所搆。廢爲庶人。死於巴州。劉概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爲太常丞。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

體。眞宰相也。則天時爲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驚喜。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爲元忠。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克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劇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劇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揚炯四人。以示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揚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游宴。但檢校闔中。不須去也。及善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喻而遣之。聞者大矐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止。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尅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奭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懼君奭黷兵。終致傾覆。時雋州獲鬪羊。因上鬪羊表以諷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奭。大殺掠男女。取軍貲倉糧而去。君奭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箠驛。而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奭死之。咸如說言。

唐新語卷八

唐 劉肅 撰

聰敏

貞觀中。有雄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祠。漢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談經藉。稱爲五經筍。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南爲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

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稱歎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卽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地尉滿。復制文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具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卽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盜之子。貞觀初。奉盜并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慙。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慙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慙曰。長係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勝忿怒。對敬宗殿之。敬宗曰。此拳雖俊。終不可爲。乃黜慙。拜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謂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也。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猴面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猊猴也。

賈言忠。數歲能諷書。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事。及還。奏便宜。遷侍御史。高宗問遼東事宜。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

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聞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儼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禦才。頗翦之儔。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九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寮畢謁。珽詔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麈尾。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任宦且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畧不視按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

五六人供硯墨點筆。琰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璨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開元中爲吏部尙書。

李嗣眞。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大師。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雷少穎次直。撰進不稱旨。御筆灑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戰慄。遽召嗣眞。昨筆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跡損益而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眞。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恃寵驕盈。嗣眞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陰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矣。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爲義烏令。敏之對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壽中。售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載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

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瞻。舉朝歎服。

唐休璟爲靈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諸道相攻。安西道絕。表奏狎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啟聞。房瑄爲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此。賊不足滅也。因盛言崇之宏材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亦無敵也。士淹因啟曰。既知如此。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應。

文章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雋。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洒血漬芳叢。雖言百戰勝。曾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遁。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立齡恐資敵。遽啟用之。尋判吏尙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洛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尙書曰。日昃觀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旣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傅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籍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

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藥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大川流。駟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凄響。望之以其似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他日崔融與張說。評論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隣。可以企之。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魏在盧前。則爲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聽遠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栢悅。新幄阻蘭芬。冠

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于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瀛洲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戍。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惟昔參多士。無雙仰異才。鷹鷂同效逐。鵝鷺忝游陪。入仕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墻欽素躡。對閣限清埃。紫曙春光早。蘭闈曙色催。誰憐文鳥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院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

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溝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風林。若上南溟岸。希訪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記。琴酒糞相併。累日同遊處。通宵歎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宵。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厦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收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乎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國。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山州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昏昏。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傅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尙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鑄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迹光西嶼。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燬。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折。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有萬人。則天御維揚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翫常。有司旣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尙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爲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要。出於潮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牕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籌中有會。爐烟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遠。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是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坐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

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鵝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所重。善搗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有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幾。爲賊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

陽尉。故有詠鷺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尙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案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歛。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

鄭絲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爲岐州刺史。絲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晝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鷺。陳倉拂野雞。不如廖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嘗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

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綵牋上八分書。贊說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立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之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幹之文。有如瓊林玉樹。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

也。

唐新語 卷八

十六

唐新語卷八終

唐新語卷九

唐 劉肅 撰

著述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主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尙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時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編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刺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以朝

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於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蓋邊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凡十二條。又今俗所行老子。云是河上注。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縷別朱紫。祖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

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立所徵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鄼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鄼爲南陽之筑陽。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泗州亭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音嵯。漢書是班氏所修。泗州碑是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立直史館時。宰臣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立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刻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直彥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

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立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開元十年。立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今學士母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立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畧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立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籍。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

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初。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

魏徵嘗使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裝束。悉了而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特畏卿嗔。遂停耳。

韋棕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棕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降番所劫。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番。盡禁推問。司法叅軍尹伊異判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番

着漢帽。漢着番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番中直覓。請追禁西市番。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嘗爲坊州司戶。尙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楊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化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授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

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襁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艱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諛佞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邱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

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世基。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承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昔日世基之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謁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軍錢九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爲九隴叙其閥閱。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

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諡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諡爲謬。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其諡。禮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諡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師古忿競。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已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中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

慶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耶。則天固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瑞事。何爲誑妄。以賀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今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矣。卽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廷。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

請作高麗舞。再思曰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贓。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勸。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視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旣出。崇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

思先哭後笑曰。先哭甚哀者。吊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愜也。爽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大王。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發則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愜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竇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侍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嬾母之聲。曰阿蕃。懷貞每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宮次。署曰翊聖皇后阿蕃。時人鄙之。呼爲蕃。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

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阼。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垧。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垧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垧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國忠深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垧草詔。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侮於唐。玄宗乃止。及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怏怏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垧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垧洩漏。大怒。黜垧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瑒爲宜春郡司馬。

唐新語卷十

唐 劉肅 撰

釐革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吊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而風俗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幘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國俗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服也。靴北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覆巾渡河。遞相倣効。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後幘髮。謂之幘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已

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類幘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死生。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讐。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梵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旣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傅卒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蓼蓼。公私便焉。有道人裴脩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蓼蓼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

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尙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卽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已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卽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叅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謂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自於維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制。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卽尙書侍郎爲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

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卽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羃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只座擔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羅始絕。開元初。宮人馬上。始着番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倣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議。上疏以諷。玄宗納之。遷下邳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版蕩。夏音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邊樂。奏西涼技。愔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

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國初始採琤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立宗北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隘。逢稗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稗。禮云。天子卽位。爲稗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立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稗從。自此始也。

立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立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謂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準。

乃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書隱義以試。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爲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卒。有司定諡。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諡爲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武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戰國。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並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爲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捨。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

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飼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其言。意屬吾也。昂典終此任。吾必不第矣。又何藉焉。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榜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尙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旣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需。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官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歛以怒天下。今已

亂矣。陛下卽位已來。人未見德。琦聚歛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材。瑄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權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常袞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土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卽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袞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持衡數歲。時用小康焉。

隱逸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

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遵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沴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沴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

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尙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之。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寶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卿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躡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屨。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談。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死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

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資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先生。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並扶侍弟子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屢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

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尙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網。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大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起。睿宗雅尙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尙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枝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萊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

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縣禮致時。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徃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繼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乃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邱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學官可代馬懷素。緒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

通班是錫。豈唯精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立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磐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立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議諫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唐新語卷十一

唐 劉肅 撰

褒錫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立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冀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旣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竇曰。可謂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鑿輿必當見幸。亟使洒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

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鄧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興永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烟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闔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烟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耻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未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尙。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罄

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胆氣。善迴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有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鱸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鱸。太子謂之曰。飛刃鱸鯉。調和鼎食。果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嚙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而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灑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鎮之。

九徵盡克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閻邱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未以還。中宗詔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刺史。開元末年。嘗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詔曰。朕於百事攻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搢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

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史。乃乘閒往景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爲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搆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盡之變。是時勅公爲証。陷以右職。一言利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廷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瑩魂。出太子於坑陷。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巽。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有代茶錄。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瘴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巽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巽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

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已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册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公。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册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而發揮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誠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咏。召閤立本寫之。閤外傅呼云。畫師閤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汗流。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闔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令史限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拔進身者。可爲爛戒。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讐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部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至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旣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

軌臥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爲煩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卿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青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祗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立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

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退我何也。復自言。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尙不免濫爲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出則奸。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僚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顯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顥。奏其贓污。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長流嶺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

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竟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評。亦趨趨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

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立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立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獸傳翼。其不免也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台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蓋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聲不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乃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立爲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鞏。識立自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纔上馬。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立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慎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立宗乃廢后爲庶人。膚受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立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立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申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出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

庶。太子等既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覘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耐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唐新語卷十一終

唐新語卷十二

唐 劉肅 撰

勸勵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陷。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京飢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屬。北面拜之。遠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世充亦曾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指。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貴。嘗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台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官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頰表不赴。乃降勅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待卿情禮云畢。更俟命。仍編入史。

趙武蓋。少孤。生于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學。武蓋不從。母歔歔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焉。數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代。子彥昭。兵部侍郎。

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岳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山岳靈。思遠神亦妙。鷲鳥峻標立。哀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啟。恩華日月照。何意瑤台雲。風吹落江徼。湘流下潯陽。洒淚一投弔。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堆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飢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踊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義美之。

張洸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洸曰。禮宗賢尙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者。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法主司戶。忝忝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慙謝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相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發言無端。甚怪之。誠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出。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征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周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忠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陷立之報焉。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

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良之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直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翼以獲免。無忌既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窃弄威權。搆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皇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爽。見內人尙官。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因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以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

崔義立。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願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護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高宗謂李勣曰。册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以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間行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進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

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復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院爲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托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崇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樂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推問甚急。季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頓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

爾。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尋使人逼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己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辱。吏竟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視。友人王方翼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乃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個大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卽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曰。枷名勦尾榆。榛名見卽承。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候思正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作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潛移六合內矣。天授中。春官尙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及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

既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卽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脇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尙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尙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尙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以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昇儲位。敬禮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飢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食榆皮篷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卽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寒無賴。事恒州叅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案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閨巷傭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拽之曰。汝拒捍制使。卽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止引元忠上階。坐

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

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啣啣而淚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啣啣之聲。如何分雪。處以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灤州。子景靈訴寃。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愷之詞也。

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之。幞頭下。常令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告五品。其母見有着緋衫。覆床涕淚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常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考殺之。聖歷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命家人。速請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詬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

日閭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諸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卽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叅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勝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遽出承制。攘袂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爲此勝。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司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景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卽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柬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爲耳目。自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千紀亂常。海內忿怒之。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

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案問。諸相懼三思。但俯仰佯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之詔。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詔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賊污。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獲之。得免。放於嶺南。

唐新語卷十三

唐 劉肅 撰

諧謔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宗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到。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贄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彫。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又高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拔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台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衆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吾楊吳。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知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達爲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駟使來入。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卽得。亦不須道達。買直云。君家自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台令史。將入台。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

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

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詰米云弭麵云泥

去如云儒。何得不飢。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晉宋以還。尙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積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司。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

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鑪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日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吏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吏。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墻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一雙鬚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應廳前拱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

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還如着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台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者。縣官相次入台。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噓。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給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

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立裝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經。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勅召赴京。途徑利州。時武士護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經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見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逆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經大驚曰。此郎君子神彩奧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經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女。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經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台鄉。因風雨震雷。有山湧出。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表之異。則天以爲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

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郟公謹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歷學。後又移就麗正殿。與經士叅校歷術。一行乃撰開元大演歷一卷。議十卷。歷要成十三卷。歷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請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台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量極高。二十一六度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兗太原等州。並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縣里。修歷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叅校一經行歷。詔并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徃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叅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甒甒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艸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

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僕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咸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紹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襚服明器。羅列十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隣殺牛。亳舍用人。肆忍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畤之祠。淫而無法。漢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看隋制。無文成秩。事舉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

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蔚羅猶密。積歲一豐。廩倉尙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遠藩。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羅含。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火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

斗。便送太山以供用。

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永德。其歷帝玉檢文皆秘。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旣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明。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丕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翼戴聖文。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

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詔。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縉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徃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鑿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誅族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邱。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禮。非唯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頡歸。頡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座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

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執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有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宣統三年七月付印
宣統三年八月出版



(唐新語)

定價洋一元五角

出版者 上海 藜光社

發行者 上海 藜光社

印刷者 上海 藜光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惠福里

藜光社

3716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956B

